

明

史

明史卷九十六

志七十

食貨二

戶口

古者以民之少多生齒之登耗覘國之強弱故數登而王拜受之綦其重也明太祖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籍上戶部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清核歲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畢祭而藏之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黃冊以百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多寡爲序

凡十年一週田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在鄉曰里里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其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帶管畸零比十年州縣官比照原冊諸丁口登其下死生事產貿易者從增添過割務不失額戶區上中下原定戶消乏補以近上者事故戶純補以畸零無則取諸隣圖其土官邊遠里甲編不以式均限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度藏之歲委監察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一人戶部主事四人督監生千二百人清比違悞蓋慎重極矣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畢以其業著籍人戶以籍斷漏脫戶口許自首禁

數姓合戶寄籍明初凡逃戶移赴本籍太宗令不回者北京爲民籍宣德間許有成產者寄籍他不同及頃者克軍所在衛所英宗令勘名籍編甲互保分屬流處里長帶管正統時老疾致仕事故官離原籍千里者許收附係軍匠遇缺戶失班選丁補役係民原籍絕附近撥地補納稅糧明初又常移浙西蘇松嘉湖杭五府民之無田者四千餘戶往耕臨濠給牛種車糧資遣之三年不征其稅徐達平沙漠徙北平山後民三萬五千八百餘戶一十九萬七千餘口散處衛府籍爲軍者給衣糧民給田以耕以沙漠遺民三

萬二千八百餘戶屯田北平府管內之地凡置屯二百五十四開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復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己戶部郎中劉九臯言古狹鄉之民聽遷之寬鄉欲地無遺利民無失業也太祖採其議遷山西澤潞民於河北後屢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東河南山東則徙他郡之民于東昌兗州又徙直隸浙江諸布政司所屬民二萬戶於京師充倉脚夫太宗覈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七府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正統時于謙撫河南山西招撫流民奏免復業者稅糧後荆襄寇亂

流民以百萬計項忠楊璿先後爲巡撫下令逐之弗
率者戍邊暘死疫斃不可勝紀祭酒周洪謨著流民
說曰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
荊江之南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
水之側此曩代制置流民之道也若聽其近者附籍
遠者設州縣以撫之流者皆齊民其後流民復集右
都御史李賓上其說帝命原傑洎其事招流民十二
萬三千餘戶給閒田建郡縣以統治之河南巡撫張
瑄亦請河南山東北直隸各撫輯流民制可時成化
十二年也初太祖即位設養濟院收無告者月給米

糧又設漏澤園葬貧民天下府州縣則立義塚行養老之政富民年八十以上者賜爵復下詔優卹經難兵民然德元時豪強凌侮貧弱故命戶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應天十八府州富戶萬四千三百四十一戶以次召見既而移實京師太宗選殷實大戶附順天籍充北京富戶凡附籍京師者仍應原籍戶口徭役供給日久貧乏多逃逸有司移文勾攝不勝苦弘治五年順天逃戶始免解每戶徵銀五兩七年減爲三兩正德時南京富戶銀編入均徭人戶嘉靖中革海州原額富戶後又察原籍富戶逃亡累徭戶者減

三兩爲二兩其害沿二百餘年不止夫戶口之盈縮視乎歲之豐凶時之理亂政刑之寬猛賦役之輕重大致然也然按之尺籍論其世或不盡合所謂黃冊祇取應虛文非其實矣按有明戶口數增減不一其可考者洪武弘治萬曆三朝爲詳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戶總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總六千五百一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至弘治四年戶總九百一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總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至萬曆六年戶總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總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

十六太祖承元亂顧戶口極盛其後休養生息乃反不及靖難兵起長淮以北鞠爲茂草其數反增于前後乃又遞減至天順間爲最衰成化弘治繼盛正德以後又減周忱謂投倚于豪門招誘于異教冒匠冒引舟居四處莫知其踪理或然也又宣宗嘗與羣臣論歷代戶口以爲其盛也本於休息生養其衰也由土木兵戎又言隋文時戶口漢以後莫及議者謂當時必有良法抑知有治人無治法隋文政勤節儉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斯則千古至論焉

明史卷九十七

志七十一

食貨三

田制 附屯田

自井田壞而田制紊後世桑田露田口分永業猶存授田遺意乃強者多吞井貧者恒轉售連阡陌而少立錐官亦無如何也宋用買似道行限田制官田抑令買公田抑令賣官與民市而重估抑勒之弊并作固其宜矣元季喪亂版籍亡佚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覈浙西田賦又以中原田多荒蕪命省臣計議民授田設司農司開治河南掌其事

詔臨濠田驗丁力給畝母多占北方郡縣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蔬地二畝免租三年若王國郭外五里脩操牧餘悉令開耕每年中書省奏知天下墾田數少以千計多者以二十餘萬計官給牛及農具者收其稅二十六年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有奇葢駸駸無棄土矣明時田區三壤有山鄉水鄉有山水鄉壤區三則有上則中則下則賦入以是爲差其別有二等曰官田曰民田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曰民田官田則沒入賜予之類是也明初官田未廣率皆前代公田及無主者

厥後漸占敗民業官莊軍屯多而民田實寡矣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諸州縣以社分里甲遷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畝廣屯民新占畝狹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至宣德間北直隸比洪武時山東河南例民開荒田鰥薄無糧者皆覈入賦額數溢于舊有司乃以大畝該小畝然地勢不同步尺參差土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貴州田無頃畝尺籍總徵之士官浙西民間田畏避徭役多詭寄他戶輟轉不可詰太祖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一區之田次以字號號圖其田之

方員平稅書其主名及田丈尺四至謂之魚鱗圖冊
以其比次若魚鱗然也先是詔天下編黃冊以戶爲
主詳其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爲四柱式魚鱗圖
冊以土田爲主諸原阪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數畢
具魚鱗冊以爲之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以爲之緯
賦役之法從焉弘治中天下額田六百二十二萬八
千五十八頃失額幾三分之一嘉靖時霍韜訴于朝桂
萼郭弘化唐龍簡霄先後䟽請覈實於是丈量之議
起矣胡世寧請北方薄收曠土及南之江湖沙磧山
岡易旱之田倣古人上田一夫百畝中二百畝下三

百畝之意而量寬其畝或令倍折餘悉履畝清丈當
是時江西安福縣虛糧尤贏祭酒鄒守益致政家居
贊有司行之賦以竟平安如山知裕州行之境內原
隰平行膏腴之田一而當一平石岡田二而當一山
石崗田三而當一山石陡陂之田四而當一陂池林
麓廡舍廛市之稅獨之蓋祇行於一方未通行也萬
曆初帝用輔臣議始大均天下之田其清強敏練慈
惠之吏得因自效而諸方田法令纖悉明具人習步
算而均賦異時虛糧賠累之弊省其或罷軟貪縱性
多饒豪右削貧弱又迫於時日苟以奉明旨集事爲

功蓋各視其守令賢否以爲民利病山東撫按首清
出民田三十餘萬頃均補舊額減賠累帝下詔褒之
是時天下土田總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有
奇視弘治時已贏猶不逮洪武初額也明田制惟屯
田爲最善太祖初立民兵萬戶府農時則耕閒則練
習有事則用之所以寓兵於農又命諸將屯田龍江
諸處康茂才績最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
于強兵足食若兵食盡資于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
將士屯田且耕且戰數年來諸將分鎮地利未盡墾
惟康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石給軍之餘贏七

十石地力均而收入有多寡何哉人力有勤惰故也
三年中書省請稅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徵詔犯罪論
戍者屯臨濠招流亡屯黃河迤北及四川西南船城
東北至塔灘八百里間屯戍相望兼行中鹽法遣鄧
愈湯和諸將開衛陝西彰德汝寧北平永平董兵屯
戍徙山西真定民屯鳳陽餽運餉遼渡海有溺死者
帝憫之益講於屯政自是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
墾闢矣太祖制移民就廣鄉或召募或以罪徙者爲
民屯皆領之有司軍屯則領之衛指揮所千戶大約
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每軍授田以五十畝爲中爲

一分皆給之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諭勸誅
侵暴之吏初畝稅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則軍田一分
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軍自支餘糧十二石爲本衛
所官軍俸糧太宗定爲官軍賞罰之法視歲入爲上
下地宜不同令各種樣田爲考較之差更定衛所屯
守之數凡臨邊險要守多于屯地僻遠若輸運艱者
屯多于守凡屯丁以公事妨農務者免征子粒更禁
衛所差撥別分田三十畝止征糧四石以優之其貧
者餘糧免半徵牛朝鮮分給屯戍於是東自遼左北
抵宣大迤西至于甘肅南盡滇蜀極于交趾大河南

北在在與屯而寧夏總兵官何福積穀爲尤多勅褒之自太祖創始太宗述之法制詳密過于前代仁宣之世屢覈各屯英宗免軍田正糧歸倉止征餘糧六石減各邊屯田子粒畝不過一斗少有至四五升者成化時南百戶高洪營管屯帝曰國家屯田地有定業官有定員法久而廢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歸公廩管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啓後來者之謀也至弘治年屯糧愈輕有畝至三升者而屯政愈壞

明初鹽引令于各邊開中輸本色米荳邊商得引貿

內商赴場支掣于是富商大賈爭招游民耕塞下築墩臺立保伍至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直二錢而邊以大裕其商屯之租俱從薄歛聽就近堡報中所以優之弘治中葉淇奏改輸銀戶部而各邊開中之法始廢淇淮安人意獨爲淮商地也自廢輸粟諸商悉撤業歸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邊地爲墟米石直五兩而邊儲枵然矣時楊一清條奏召商開中鹽引務令復輸本色又宜仿古募民實塞之意招徠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塞下周澤請召土人耕各鎮曠地因籍爲兵可省餽餉十二且免客兵逃亡如策薊鎮糧

額分上中下三則鹽糧估直免關部臣遼東設園臺
闕溝洫寬海禁限禁宣大養廉投獻分季召商定估
權西寧莊浪金穀貴賤皆中時獎王崇古分在府城
百十里內者爲上等屯糧草徵本色稍遠者爲中等
本折兼徵又遠者爲下等徵折色林富亦言募貧民
驍健者人佃十五畝仍設義約長俾習武度田百五
十頃可得練兵五千人陳世輔請爲大小屯堡百人
以上爲大屯立屯長副五十人以上爲小屯不立副
近堡設較武場督屯丁習射王畿請行贖軍法法當
充軍者人百金以上通計天下贖銀可數十萬以餉

屯田脩邊屯政成即止王朝用請申私鬻之禁唐順
之請仿國初舊制海島近區皆設水寨金塘玉環諸
山膏腴幾萬頃悉可屯墾吳桂芳請屯羅旁淶水徭
境先後區畫屯政甚詳其衛所軍旗及外縣民耕佃
民田並買戶絕田爲寄莊戶爲民累百餘年及是以
胡銳言覈令供賦役如民帝亦發太倉銀給邊屯下
墾荒永不起科及起科田復荒蠲賦十年之詔冀有成績顧
因循日久卒不能舉給事中管懷理言屯田不興其
弊有四疆場戒嚴一也牛種不給二也丁壯亡徙三
也田在敵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猶欲按籍增賦計

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至萬曆間屯田至六十四萬四千餘頃視洪武年虧二十四萬九千餘頃田額日減糧額日增時則東撫鄭汝璧請開登州海北長山諸島田而閩撫許孚遠墾閩海擅山田成復請開南日山澎湖又言浙海若陳錢金塘補陀玉環南麂皆可經理事既不經而汪應蛟於天津葛沽白塘興屯亦得不償失熹懷之世人事且舛天災流行張愼言接按天津屯疏獎郭世安捐資募墾謂從隗始然竟無應者左光斗按河間天津設屯學願入學者試騎射爲武生給田百畝畝稅租一石比廣東九連山

賊平楚賊巢開屯而李繼貞撫津亦力於屯務然是
時仍歲蝗旱功力難施徒滋議論無救喪亡矣明時
爲民厲者無過莊田自憲宗迄于武宗神熹之世連
跨州邑而福藩憑寵至命河南山東湖廣括田四萬
頃爲三莊而湖廣應括四千四百餘頃自景王搜括
後無尺寸閒土僅括十一河南所括一萬一千餘頃
盡膏腴一時王官諸閹度地征税旁午于道徃徃駕
帖捕鼠格殺莊佃所在騷然其他王侯勳戚奏討雜
襲日擲而歲添亦難索紀也

倉貨四

賦役

古者三征什一而稅公旬不過三日蓋用一緩二無不經之賦非時之役以傷民力唐世租庸調猶爲近古自楊炎作兩稅法簡而易行歷紀相沿至于明不改太祖爲吳王時定賦稅十取其一即帝位定役法計田出夫初定縣爲上中下三等以賦十萬六萬三萬石下爲差後又定府爲三等以賦二十萬石上下十萬石下爲差大誥天下言浙西府司徵稅害民甚

于虎始峻賦吏之誅明賦役法一以黃冊爲準冊有
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田曰官田曰民田凡二等租
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
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徵以夏曰夏稅徵
以秋曰秋糧各以其地產爲共夏稅無過八月秋糧
無過明年二月洪武初官田畝科五升三合五勺民
田畝科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畝科八升五合五勺
蘆地畝科五合三勺四秒草塌地畝科三合一勺沒
官田畝科一斗二升江西佃官田舊科五斗者減爲
三斗惟蘇松嘉湖諸府太祖怒其爲張士誠守久不

下籍諸豪族田沒入官按其私租簿爲稅額畝科七八斗至石以上蘇松爲尤重有自五斗至三石者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寸而免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僱役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二稅夏麥秋米楚粵米夏熟者夏稅兼秋米其收棉布絲絹銀鈔錢皆准米麥願入本色聽民便其折收諸色因地宜例定于洪武之九年越十年又令天下會計倉儲存給二年悉折收金銀布絹鈔錠輸京師詔許雲南以金銀海貝布漆朱砂

水銀折納秋租未嘗通定爲歲額用金銀也迨正統元年始命南方州縣田賦改折銀絹初副都御史周銓江西巡撫趙新各建議戶部尚書黃福亦以爲請及是遂行之自是正賦有本色有折色其後槩行於天下農無所得銀地產率賤賣由是力田者病矣明初江西官田租重十倍民田學田畝徵一石司農卿楊憲務爲厚斂資國浙西田畝加爲二畝倍徵之官田畝征六斗沒官田率按私租一石者減二斗十取其八撥賜勲戚田還官者如私租數盡取之所謂一沒再沒官田也洪武十三年詔蘇松嘉湖重租田七

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槩征三斗五升二十一年農民佃官田兩浙及京畿輸四斗江西輸三斗顧沒入官重徵如故宣德五年詔減官田一斗至四斗者十之二四斗一升至石以上者十之三有司多廢格不行正統元年戶部奏浙江直隸蘇松諸府所減糧數不實其官田准民田畝科秋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爲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爲二斗一升一升以上至二斗者減爲一斗令具數聞歷朝以來官民田賦則輕重懸殊而官田中又不一則於是嘉靖十

年給事中徐俊民疏言今之田賦有受地于官歲供租稅者爲之官田有江水泛浸溝塍淹沒者爲之塌田有流移亡絕田糧棄存者謂之事故官田賦重坍田事故里甲賠虛糧請田糧無論官民令爲一等坍江事故悉爲蠲豁至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乃建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效之凡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爲準諺謂之扒平田則也南直隸巡撫歐陽鐸蘇州知府王儀於時盡括官民田裒益之履畝清量定爲等則所爲經賦冊以八事定稅糧曰原額稽始

曰事故除虛曰分項別異曰歸總正實曰坐派起運
曰運餘撥存曰存餘考積曰徵一定額以八事考里
甲曰丁田曰慶賀曰祭祀曰鄉飲曰科賀曰卹政曰
公費曰脩用以三事定均徭曰銀差曰力差曰馬著
爲例自是民間輸納止入本折二色里甲均徭向徵
之戶丁者平米外仍按畝編入折色徵之法本趙瀛
加詳其後浙田亦分等則如直隸平米以均官民田
之耗以均官民田之則自是不至偏重而時有徵一
綱銀一條鞭一串鈴諸法所在異名而同貫民咸稱
便徵一法始于鐸總徵米征銀之凡而計畝均輸之

其科則最重與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重而不能盡損爲遞減耗米派輕齎拆除之陰予以輕輕而不能加益爲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陰予以重諸推收以田爲母戶爲子即經賦冊所以定其額者是也方法之行豪右多梗其議崑山顧鼎臣曰徵一法行吾家益千石輸然爲貧民減千石矣不可易也網銀者舉民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不繁猶網有網一舉而盡也一條鞭法者以府州縣十歲中兩稅運存之額均徭里甲土貢僱募加銀之額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一串鈴則夥收分解

法也條鞭征收不輸甲計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帖載十歲應納之數歲分六限納之官其運輸給募皆官爲支撥視輸甲固輕而易辦議發于御史傅漢臣而張居正柄國斷然行之隆萬世天下征于宴安賦入不足經費而逋糧愈多規避益巧朝廷遣官按治不可理其已解而愆期有至十一年以上者未徵而報收一縣有至十萬者逋欠之多縣各幾十萬猶賴是法民力不至大絀正賦外加派兵餉始自世宗三十年戶部計歲會加賦一百二十萬皆坐南畿浙江等州縣徵之給事中徐遵諫不納後六年給事中

徐浦言浙直福建近因軍需經費不敷額外提編以濟一時之急今時勢稍寧乃於加徵存留之外仍前提編乞勅禁止不從後五年應天巡撫周如斗言江南自有倭患以來加派兵餉銀四十三萬有奇乞減罷給事中何燧亦言有司誅求民不堪命請禁革報可神宗時楊應龍及播州叛亦有加派戶部又以缺乏援倭播例復請加派惟貴州有苗變不派其諸直省畝加三釐五毫於條鞭外勿論優免槩如額總二百萬有奇時萬曆四十六年也明年戶部復畝加三厘五毫明年兵工二部復畝加二釐謂之九厘餉崇

積三年九厘外畝再徵三釐總一百六十五萬四千
有奇後五年盧象昇請官戶加十之一士民糧銀十
兩以上者如官戶既概徵每兩一錢名助餉又二年
復行均輸因糧輸餉畝計六合石折銀八錢又二年
楊嗣昌督師勦寇議畝加練餉銀一分張若麒請收
兵殘遺產爲官莊分上中下畝納租八斗至二三斗
有差御史衛周胤疏言楊嗣昌流毒天下徵勦餉初
云暫行後變爲練餉多至七百萬御史郝晉亦疏言
萬曆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餉至
九百萬勦餉三百三十萬業已停罷旋加練餉七百

三十餘萬視萬曆時幾數倍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洪武元年命中書議役法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三年編置直隸應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饒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赴京供役歲率三十日遣歸十四年造黃冊成凡役視冊上中下爲之等率五歲而均徭十歲而一更造後法稍弛高下任心放大戶而勾單小於是議臣言均徭之法覈人戶不若專論丁糧蓋因租田論貧富與其實不甚遠也乃令府州縣應差里甲除當復者以

丁糧多少爲先後名鼠尾冊按徵之夏時起行於江西他省仿焉役以稍平其敝也諸上供旣官爲支解而官府公私所需復給所輸銀于坊里長責營辦又諸名里甲錢入官者經費給不能一二役民自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船頭館夫祗候弓兵皂隸門禁厨斗爲常役後又有斫柴擡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舖牌淺夫之類若取民自田土稅糧外鹽茶金銀銅鐵課魚課商稅船鈔戶口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弦蠟紙穰皆爲額徵而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厨料太常牲幣南京供用器皿料不可勝原於

是恤民者設爲條鞭法先是潘季馴按廣東倡行均
平里甲之議其法量地制用令民計丁力輸銀于官
以應諸役民咸稱便條鞭法因之江西撫臣劉光濟
踵前撫周如斗行之最力通計四差銀以戶丁糧上
下之差槩之里甲一丁當糧一石均徭三丁驛傳民
兵四丁當糧一石均徭驛傳民兵得以秩役優免里
甲不免當是時慮無不行是法者然無藝之征出而
日甚天啓時御史李應昇疏十害五反奸胥欺隱長
吏貪殘窩訪株連馬河夫役盜賊邪教虛糧賠補糧
里修辦俗吏妨農白役擾民形勢占奪爲十害預備

倉本爲民今僉糧里買穀適以厲民一反保甲本欲
弭盜今立汛地捕役適以誨盜二反侵欺抵獄而指
平民完贓預放工食而括民欠抵解三反懲貪而以
王官進階察吏仍予州縣肆毒四反格明旨而丞尉
令行禁刁訟而南院理濫五反崇禎三年河南巡撫
范景文言民之患苦莫如差役如錢糧有收戶解戶
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
大戶究之所僉非真大戶中人之產傾于一役自變
爲條鞭以境內之役均於境內之糧是宜少蘇也乃
民間仍歲奔走罄資津貼是條鞭之行者自行而大

戶之革者未革也時劉懋復奏裁驛站游民無所得
食征調往來仍責之編戶邊餉多缺額士卒鮮有固
志而計臣務爲脗削民氣日感其永充者曰軍戶匠
戶竈戶軍戶隸衛所正軍外附籍者存一丁餘還有
司供徭稅死若逃者勾補工匠二等曰輪班曰住坐
凡匠驗其丁力初歲爲班旣改四年後定爲三年更
番赴京輪作三月如期代一周而復當時諸監局中
官多占匠役公用其一私取其二其工囚凡二等曰
正工曰雜工雜工三日當正工一日竈戶有上中下
三等每一正丁貼以餘丁上中戶丁力多有量貼二

三丁餘應別役下戶槩與優免惜薪司撻柴夫太祖時三千名取之江寧上元太宗減三之取之大興宛平易州山廠砍柴夫一萬九千九百餘名景帝減五千名上林苑監牲戶菓戶五千餘戶取山西平陽澤潞山東登萊之民充弘治時履畝加丁銀一分瘠地半之他如陵戶園戶海戶廟戶穡夫庫戶千條萬縷皆得影射徭役初每名編銀三兩六錢隆慶中倍之明時工役之繁自二祖營建二京宗廟宮殿闕門玉邸一時併作迄於洪宣丘壇倉庾猶未訖工正統天順之際三殿兩宮南內離宮次第興建弘治時大學士

劉吉言近年工役俱摘發京營軍士內外軍官禁不
得估工用大小多寡故或本用五千人而奏請一二
萬無所稽覈禮部尚書倪岳言諸役費動以數十萬
計即令水旱相仍災異迭見乞量爲停止湖廣山東
江西屢災兼受役王府請減牲口十之三各王府郡
王初封請依皇子出閭制十四歲方奏南禮部尚書
童軒陳力役之苦謂買辦之使不輕遣出而民力之
蘇已不啻五六矣吏部尚書林瀚言兩畿頻年凶災
困于百役窮愁怨歎臣所親覩若山陝供億軍興雲
南廣東西徵發勦叛山東河南湖廣四川江西興造

王邸財力不贍浙江福建辦物料視舊日增庫藏空
匱不可不爲之慮武宗時工費尤鉅閹宦莊園祠墓
香火寺觀工部皆竊官銀以媵之給事中張原言匠
夫上父母下妻孥賴以衣食尺籍之兵以禦外侮京
營之設以衛王室今俾民無所賴兵不麗伍利歸私
門怨叢公室疏入謫貴州新添驛世宗營齋宮秘殿
千間萬落並時而興工場二三十處役匠數萬人軍
稱之歲費二三百萬料直百餘萬車脚僱運三四十
萬又承天工役十餘處費數百萬其時宗廟萬壽宮
災帝不之省營繕益亟殫民力矣職役優免其王親

係親王者二丁郡王及鎮國將軍夫人父各一丁其
品官國初官故者免其家徭役三年六部都察院應
天府若兩縣判祿司儀禮司行人司隨朝官免雜泛
差役功臣之家免糧里長水馬驛夫見任官廩膳生
員訓導免二丁仁宗特免揚榮戶內徭役宣宗時監
生免二丁雲南王兵四品以上十六丁五六品減四
丁七品八九品雜職遞減二弘治時勲戚大臣京官
方面錦衣衛官免百畝將軍校尉勇士及府官以下
官監生生員吏典五十畝嘉靖初制俱免人丁四年
定錦衣衛指揮免七丁千戶五丁鎮撫百戶三丁二

十四年又定在京一品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
減六石六丁三四品遞減四石四丁五品以下遞減
三石二丁內官內使同在外半之教官監生舉人生
員丁糧各三雜職以下各一以禮致仕者減十之三
閒住者半之隆慶隸籍禁衛者將軍二丁校尉一丁
是時職官優免有量加從寬之議其聖賢裔闕里孔
氏二十六戶先聖子孫流寓先賢周惇頤程顥頤朱
熹司馬光子孫皆免其園陵諸戶天地壇壝戶宛平
昌平墳戶天壽山種樹者及陵戶海戶廟戶園戶瓜
戶菓戶米戶藕戶窰戶羊戶帝王陵寢前代名賢本

朝公侯駙馬伯文武大臣勅葬墓看護者各免二丁
或一丁明政恤災救荒常如不及太祖訓凡天下承
平四方有水旱等災驗國之所積於被災處優免稅
糧若豐稔之歲雖無災傷亦當驗國所積稍有附餘
擇地瘠民貧者優免之故太祖凡歲災盡蠲二稅甚
者貸以米又甚者賜之米若布若鈔又命各州縣設
預備倉四所于境內東西南北居民集叢之處遣老
人運鈔分行各路買米儲備遇荒歉賑給即令富民
守視用鈔不下千萬所在鄉村儲積充牣荆蘄水命
趙乾往賑乾遷延半載民多饑死帝怒誅之青州旱

蝗有司不以聞使者奏之遣以往視就逮治其官吏
令旱傷州縣有司不奏許耆民申訴有司處以極刑
孝感縣言民饑官有預備倉糧請以貸帝可之諭戶
部曰朕常捐帑耆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歎濟饑
民也若歲災荒必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歲月民饑
死者多矣自今令天下有司歲饑先發然後奏聞太
祖在位三十餘年所賜予布鈔數百萬米百餘萬所
捐租稅無萬數美不勝書也太宗聞河南饑有司匿
不以聞逮治之因謂都御史陳瑛曰國之本在民民
無食是傷其本朕每歲春初及農隙之時勅郡縣濟

河渠修築圩岍陂池捕蝗蝻遇有饑荒即加賑濟此者河南郡縣洊罹旱澇有司匿不以聞又有言雨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十不及四五有十不及一者有掇草實爲食者聞之惻然亟賑之已有饑死者矣此亦朕任用匪人之故也已悉置于法其榜諭天下有司自令民間水旱災傷不以聞者必罪不宥又勅朝廷歲遣巡視官自今日擊民難不言者悉逮下獄仁宗自監國時有以發賑請者遣人馳諭之以爲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尚從容啓請待報及黜何如人也宣宗時戶部奏請覈勘青州饑民數

帝曰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可少緩何待
勸自二祖仁宣篤念民困仁政亟行預備倉之外截
起運賜內帑其荒處無儲粟者發旁郡有蝗蝻必遣
人捕瘞鬻子女者官爲贖之弛皇莊湖泊屬禁聽民
採取給口糧送饑民還籍平糶京通倉米預放俸糧
以穀米直預備倉州縣每十里以上積糧一萬五石
有司考滿以多少爲殿最至贖囚輸馬給冠帶旌門
褒壘書弛茶禁捐香銀贖罰入官之物皆用以備賑
抹希元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曰審戶有三
便極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轉貸有五急曰

垂死急饋粥疾病急醫藥既死急埋瘞棄孩急養囚
繫急寬恤有三權借官糧以平糶興工作以助賑貸
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侵漁曰攘奪曰遏糶曰抑價
曰宰牛曰度僧有三戒曰遲緩曰拘文曰遣使爲細
六爲目二十有三上之魏元吉救荒四策一補積欠
請令通倉收粟以給薊鎮薊鎮發銀以給遼東彼此
曲補水陸各從其便一革濫稅請疏通山海關往來
商稅罷勿復征一開礦禁請召集各處礦夫聽採以
四分征官備賑濟之用一議引銀請引減舊直止稅
銀二萬補給軍士草價當是時湖廣巡按張祿繪饑

民圖陝西僉事齊之鸞進民食蓬子綿刺二種君臣切寃救荒之政如世宗黃衣人入禁而閣臣計及秋蝗神宗覽科臣亂民圖遂蠲賑河南山東諸處蓋誠重之也太祖時報災不拘時限弘治初始限夏災不得過五月終秋災不得過九月終萬曆又分近地五月七月邊地七月九月太祖勘實災盡與蠲免弘治始定爲全災免七分九分災以下免數以一分遞減然止免存留不及起運云

明史卷九十九

志七十三

食貨五

漕運

轉輸國之大計歷代漕粟於其所都之處以給官府之祿廩各視其京師道里遠近以爲之法明太祖都金陵四方貢賦入於江以達於京師取道近易自太宗遷都於燕道里遠近其法屢易綜一代之法凡三變其始海運次海陸兼運次漕運漕運又二變初支運次兌運而兌運又有支兌改兌二變是爲長運法也海運旣罷其由天津運至薊州遮洋一總猶不廢

海運元制也太祖于蘇州太倉儲糧二十萬石以備
運其後歲運東南七十萬石于遼東十五年儲運渡
海有溺死者帝乃命群議屯田法諭之曰遼左之地
在元爲富庶朕即位二年元臣來歸因時任之其時
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旱寒土曠人稀不
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
聞一夫有航海之行家人懷訣別之意事非獲已憂
在朕心比復命無虞此心乃釋近聞有溺死者朕爲
終夕不寐也其西北邊浚開封漕河轉漕粟於陝西
其寧夏河州則自陝西轉運又運布陝西近邊戍直

賀米粟以足邊儲其西南令四川衛兵屯種又令川
貴納米中鹽以省遠運於是各路皆就近輸運失利
便者多所更定矣永樂元年轉粟北平始爲河運水
陸半以淮船受三百石上者由淮河沙河運至陳州
潁岐口跌坡下易淺船受百石上者運至跌坡別以
巨舟載入黃河抵八柳樹諸處用車陸運赴衛河轉
輸北平時海運亦輸北平帝數臨幸百費仰給不止
餉邊矣初惟海運用官軍其餘皆民運至永樂十年
勅都督賈義尚書宋禮領舟師十二年令北平山東
河南山西直隸徐州諸衛官軍運是爲軍運之始始

時道海爲一運衛河水陸遞輸爲一運其北則德倉所儲爲一運三運歲合二百五十萬有奇旣因三運不足特令湖廣浙江江西都布政二司各督運赴北平充官軍俸糧總三百萬餘石蓋歲額無定數也十三年會通河成始罷陸運浙江杭嘉湖直隸蘇松常鎮諸府秋糧除存留并起運南京及供內府者其餘原屬太倉海運之數悉運赴淮安倉揚州鳳陽淮安三府秋糧以六十萬石運赴徐州倉徐州山東兗州府秋糧以三十萬石運赴濟寧倉河南山東秋糧運赴臨清倉皆民運以淺河船三千支運淮安糧赴濟

寧倉以二千支運濟寧糧赴通州倉歲通運四次皆
令軍運所謂支運者是也其天津通州各衛官軍於
通州接運至京二十一年陳瑄言京倉陸行往返八
十餘里不免遲悞官軍一歲可三運請以兩運赴京
倉一運赴通州倉仁宗遣官之廣東西湖廣督運交
趾軍糧自太宗來官軍屢有調發至宣宗復令民自
運赴通帝念歲運勞苦命尚書黃福往經畧之福與
平江伯陳瑄疏言江南民糧昔於淮安徐州臨清置
倉收貯軍運至京後以軍多調遣江南之糧令民自
運赴京路遠期違有悞供給今淮徐臨清倉廩猶存

支運舊例可復也宣德四年仍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于淮安倉蘇松寧池廬慶廣德諸府州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于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滌徐和諸府州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于臨清倉令官軍支運山東河南北直隸徑赴京又量地與糧定抽民船淮安十之一徐州十三之一臨清十五之一給軍兼舊運載明年令河南南陽懷慶汝寧三府運于臨清倉開封彰德衛輝三府運于德州倉又令江南民糧兌撥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給與路費耗米此兌運之漸時徐州倉比舊制增糧

二十四萬石臨清倉增七十餘萬石開平軍糧四萬石令自京師至獨石五十一堡堡屯軍千人具運車一日半畢一運六十日竣事開平備禦官軍分番於獨石倉搬運六年陳瑄奏浙江江西湖廣蘇松常鎮太平諸府僉撥民丁及軍多衛所添撥軍士與見運軍士通二十四萬分兩班更替少節軍勞侍郎王佐以江南民勞不可役事得寢先是民運赴淮徐臨德四倉官軍從四倉轉運通津二倉經年徃復多失農業永樂末巡撫周忱與平江伯陳瑄議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補給腳價搬淺蘆蕨耗折諸費兌爲江

北衛所軍軍出給通關還緣軍民兩益王佐與瑄履
議以爲可行至是叅將復言尚書蹇義等主之七年
遂定加耗則例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
次領兌南京江北船于瓜州淮安領兌其淮徐臨德
四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地方
領兌不盡者仍赴瓜州淮安交兌北邊如河南彰德
府于小灘山東濟南州縣于濟寧其餘水次倣此官
軍領兌必量其地之遠近費之多少定爲加耗脚米
則例又給輕賚銀兩以爲洪腫盤剝之費並得附載
他物以資軍此轉運變爲兌運之始也八年平江伯

陳瑄卒瑄自永樂十一年領海運比河道通復領河運歷仁宗凡三朝運事多瑄擘畫云明年會議糧以三分爲率通州倉收二分京倉收一分正統初總運糧四百五十萬石交林南東店二十萬石餘支運交通兌運交京京六通四俱于淮徐臨德倉關支十四年諭明年糧長代軍運旣帝北狩景帝如詔旨令民償運六年復令軍運成化七年巡撫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僱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十年又令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米七十萬石悉改水次交兌由是支兌變爲改兌而長運之法遂爲

定制矣累年改運通倉數乏部議後船扣四十五萬石仿成化六年例沿河就船兌京運官軍俸糧限九月支盡此水兌法也是時各倉收糧俱攤薄晒晾數日米多成塵比收又淋尖踢斛外增官堆計一石率加耗三斗餘官以積羨爲功遂緣以相效嘉靖二十年黃河南徙言者請復海運及濬山東諸泉帝曰海運難行決濬泉源乃今日要務或請復交運或請行寄囤帝曰寄囤與盤剝宜視河流通塞爲緩急二十五年歲運正糧止一百九十五萬餘石帝問狀戶部以內外奏免不能執奏伏罪詔明年務足舊額隆慶

元年令兌運悉入京倉改兌入通倉密雲昌平邊糧
依大同例發銀預糶時凍阻者多令就便兌軍軍遂
故爲遲延以規水兌胡來貢奏請河西務以北車運
以南露囤帝可之萬曆二十九年運船十一月尚未
回空令民船裝運接遇軍船交卸如江西民船至南
京交兌例明年撫臣議留漕米濟河工倉塲侍郎趙
世卿疏爭言太倉匱竭一歲所入不足當出竊計二
年後六軍萬姓將必待新漕舉炊而又遠在數千里
外萬一水旱不時輸納愆期尚復有京師耶是年運
止一百三十八萬一千五百石有奇其後至有議折

三百萬石者三十八年以京倉漸乏改通糧入京漕
河之跡發自潘叔正在濟魯間者宋禮功爲多在江
淮間者陳瑄功爲多叔正文皇帝時濟寧州同知也
建言元時會通河故道自任城開渠至安民山一百
五十里復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渠由壽張西北至東
昌又西北抵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歸彰
衛衛河元御河也建牖三十有一以時蓄洩名會通
河洪武中故道猶存迨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而南而
會通之跡始湮今淤者三之一宜可濬于是天子命
尚書宋禮都督周長侍郎金純發山東六郡丁夫十

有六萬五千役二十旬捐租百十萬石濬之而御史
許勘言古海豐故河漕汶以達道猶存宜疏屬之衛
而老人白英畫以爲元導汶入洸出濟寧而汶上東
平陽穀地高數丈南旺之間水淺膠舟不任重載固其
理也若築壩東平州之戴村抑汶水無東流令盡注
南旺湖湖當運道之脊得全汶則湖深廣可漕于是
疏衛河達海豐古河而築壩抑汶水注南旺至南旺
而中分之十之四南流屬徐十之六北流達臨清相
地勢高下增築新牖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
牖十有七而達于彰衛自分水至沽頭地降一百一

十有六尺爲牖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會通旣道南
北之運始利自臨清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曰衛
河自通州南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者曰白河發源西
山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者曰潞河潞
河舊爲通惠河亦曰大通河橋會通河分水河口分
流而北至陽穀抵臨清分流而南至濟寧州會泗沂
水者曰汶水文泗沂三水自濟寧南流至徐州入於
河河流至清河縣入於淮淮之南由清江浦導諸湖
無源之水入於江其鑿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
陳口達于淮者陳瑄也又築管家湖隄十里以引舟

濟儀真瓜州通潮汐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
秦州白塔河通于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
十里水急寫處建牖以時啓閉凡六十有二水淺處
瀕河設淺夫置舍凡五百七十有六其攔水者曰壩
防水者曰隄蓄水者曰塘曰水櫃洩水者曰減水牖
曰滾水壩曰斗門曰石碓漕河由浙江至張家灣凡
三千七百餘里自浙達蘇資苕雪諸溪之水常州資
宜溧諸山之水至丹陽而山水絕則資京口所入江
湖之水水之盈涸視潮大小故裏河每患淺澁自瓜
儀達淮安南資天長諸山所注高郵寶應諸湖之水

西資清口所入淮黃二河之水故裡河之深淺亦視西河之盈縮焉清口鎮口牐以抵臨清資河與汶泗汶泗即泰安萊蕪徂徠之泉泉水禁民壅洩又抑汶河出南旺分流以濟天旱泉微恒苦不足矣由臨清而上天津衛張家灣南資汶河漳衛之水北資潞河白河桑乾之水若江西湖廣運艘俱由長江入儀真牐大通橋抵張灣有數牐地勢斗絕蓄水爲難舟楫不能通武宗時運舟至中官強與布囊具剝船逼索漁利運卒苦之世宗時大同巡撫奏請開桑乾河以通道言自大同縣古定橋至盧溝橋務里村水運五

節七百二十七里陸運二節八十八里改小灘兌運
由天津徑達盧溝橋務里村交兌於務里村青白等
八處建廨設倉蘄遼總督劉燾卒䟽通潮河水達
通州轉粟密雲省牛欄山陸運又濬豐潤縣環香河
轉漕太平諸寨軍餉歲運至成化八年始定額四百
萬石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
萬四千四百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改兌七十萬
石除改折一十七萬七千七百二十四石七斗每年
實通運正耗糧五百一十八萬九千七百石兌運浙
江六十萬石山東二十八萬石河南二十七萬石山

東河南內各改折七萬石各二萬石石折銀八錢五
萬石石折銀六錢解薊州湖廣二十五萬石內改折
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石折銀七錢解太倉
江西四十萬石應天一十萬石蘇州六十五萬五千
石松江二十萬三千石常州一十七萬五千石鎮江
八萬石太平一萬七千石寧國三萬石池州二萬五
千石安慶六萬石鳳陽二萬石廬州一萬石徐州三
萬石總三百三十萬石浙江江西湖廣石加耗六斗
六升兩尖米一斗四升隨船作耗其三斗六升斗折
銀五分爲三六輕齋後通惠河成扣留腳價二升折

銀一分止折徵三斗四升爲三四輕齎餘異同畧等
給運軍焉洪永間海船河船湖廣諸省近水州縣均
造淮安臨清設廠增造河船於淮安十之九於衛河
十之一臨清運木料爲艱故改從衛河給直赴儀真
造宣德間更漕法各就水次兌軍不專淮安支運江
西浙江湖廣江南直隸諸府各歸原衛雖就本衛計
船料仍從清江修改料直民七軍三十五年停諸處
派議以抽分木價充之初每一船官給銀五十兩後
定每船料直一百二十七兩釘灰油麻取之抽分者
不與洪武間船數無可考當時用南京衛所浙江福

建都司直隸衛所官軍海運永樂至景泰船料大小無定爲數至多自改裡河運始免福建官軍宣德間官軍支運抽民船增官軍一十三萬者爲一十六萬天順以後始定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官軍一十二萬以慶六年復開海運初運軍附載土宜孝宗時止十石神宗時至六十石行糧太祖令海運官軍自三月十五日人日給二升旣倍之太宗時江以南支米三石江以北支米麥二石八斗六斗四斗有差遮洋二石八斗其後增減不一英宗以來頗如太宗制憲宗立運船至京期限北直隸河南山東衛所五月初

一日南直隸及鳳陽衛所七月初一日若過江支兌者展一月浙江江西湖廣都司衛所九月初一日通計三年有無違限運弁賞斥各有差武宗列水程圖格按日次填行止站地違限者頓德州諸倉曰寄囤世宗定爲過淮程限江北限十二月江南正月湖廣浙江江西三月神宗時改爲二月又改至京限五月者縮一月七月八月九月者遞縮二月後又通縮一月四月者爲三月五六月者爲四五月隆慶六年定十月開倉十一月兌竣大縣限船到十日小縣限五日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入牐從尚

書朱衡議也凡大江漂流爲大患河道爲小患又二百石內爲小患二百石外爲大患小患把總勘報大患具奏其後不拘多寡槩行奏勘矣初時船用楠杉下者乃用松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每船受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久乃船數缺少一舟并受米七八百石附載夾帶日多所在稽留乖限一遇河決即有漂流官軍因之爲奸水次乾折沿途侵盜度不能及額則妄稱水火至有鑿舟自沈者明初命武臣督海運其後官守不一景泰二年始設漕運總督于淮安會單歲派衛昉於隆慶之六年虞有便否不膠

一軌也至萬曆元年王宗沐題兌糧水次始有一定後
陳薦劄爲輪派法未幾王紀奏復定派天啓末郭允元
以水次有美惡軍民有強弱於是酌水次之高下凡六
年爲輪派一週勒之石以息爭鬪無偏頗矣杭嘉湖蘇
松常諸府歲運白粳糯米一十七萬四千四百七十七
石內折色八千一百石本色一十六萬六千三百七十
七石粗米四萬四千二百一十六石有奇內折色八千
八百四十二石有奇糯谷二百五十石折色白粗粳米
石一兩白糯米加一錢自長運法行糧皆軍運而白糧
仍民運如故事始于永樂之十六年運船各編號令沿

河官按催僉納戶領駕每船多不過十人船以受載五百石爲率每百石定給銀三十三兩先給半過徐州總部官始全給之宣宗時呂升言江南民運不諳河道險易與漕軍勢不敵屢被凌侮至呂梁則負米登岍俟舟過洪又負入舟遲留不下半月宜於洪之西岍置倉收貯如平江伯所行已事令軍船運載穆宗時陸樹德亦言軍運以充軍儲民運以充官祿人知軍運之苦不知民運尤苦也船戶之求索運軍之欺凌洪牒之守候入京入倉厥弊百出以白糧令軍帶運甚便從之正德十二年內府供用庫奏增白熟粳米二萬四千一百四十

八石給新添火者初內官監收科索無厭費再倍正糧嘉靖初吳廷舉請禁之始加耗一斗洎萬曆時米加至四斗五升銀二十餘兩邵寶言永樂間淮徐臨德水次四倉以受民輸運軍支赴京通二倉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蓋通數年以爲裒益期在不失常數軍民兩便今所謂支運法自變兌運爲改兌易轉輸爲直達輾轉稽遲矣運官軍行止必以幫俾上下相繼什伍相助脩行師之紀律近則雜然無統先後參錯均非立法初意也孫原吉言近年浙江糧與官軍兌運石加耗七斗民運

石加耗八斗也省亦然是田不加多而賦歛實倍欲
民不窮困不可得也王宗沐言有糧司府湖廣江西
爲遠而二省所屬永州衡州長沙贛州四府爲尤遠
經涉洞庭贛石二十四灘險惡恒居尾幫與黃水相
值淤阻守東所不能免近例十二月開兌江水正消
北風復厲城陵磯港浸不可入長灘上灘風逆不可
帆四府糧止一十萬四千七百餘石如令改折隨本
色解納可以免患此遠地之當處者也兌軍之糧六
省同供而白糧之困則惟蘇松常嘉湖五府爲重今
之江南豈復洪宣之舊以蘇郡言之兌運至六十九

萬而南糧白糧不與焉他郡可推已夫江南朝廷之
厨也失今不稍加優恤乃用其力以至於不可索而
後委焉此臣所爲深患也幸以千萬石依五府白糧
之少多均折之以稍休其重累山東河南合計糧三
十餘萬不當蘇郡之半僅抵松湖之全尚蒙朝廷坐
折七萬以示優恤今江南軍糧白糧交徵重困可不
一念哉此重地之當處者也徐拭言國家歲漕四百
萬石之外復于臨清廣積倉德州倉會派麥折米一
十九萬四千四百分貯二倉十年當積至一百九十
四萬餘石而倉廩實矣遇有災傷蠲免支運補數祖

宗立法備患意至深也自嘉靖初年災傷撥補後因
會派地方告歉輕減及二處囤積損腐輒建改折之
議自是一倉額糧漸減積貯漸耗矣又觀各省庫藏
自隆慶元年查盤起解之後搜括殆盡中間縱存一
二亦當積以備不時之用長計者不可使天下庫藏
皆空虛也馬從聘言國家輓漕用軍而統之以材官
總之以勲帥所以寓兵于漕也承平日久此意漸微
矣正德時糧艘大半燼于流賊往事可鑒今島曩匪
茹爲震隣之恐曠徒漸伺更腹心之憂臣請擇旗軍
外水健者教以兵法官給兵械總計全漕可得勝兵

十萬此在平時尚當講求其於今日尤爲急務也明
初海運于山東行省召募水工始命都督張赫朱壽
總之封赫爲航海侯壽爲舳艫侯始運六十萬石洪
武末增爲七十萬石二十七年詔遼東定遼等二十
一衛軍士屯田自給以紓海運之勞三十一年以軍
餉贏餘命停海運永樂元年命平江伯陳瑄督運四
十萬餘石輸遼東北平輸北平者由淮入海達於直
沽別以小船轉運輸遼東者由淮入海至旅順口二
年直沽置倉復置露囤于天津六年以掌交趾布政
使尚書黃福言廣西軍民餽送交趾者陸運甚艱令

廣東海運二十萬石往給之是年運八十萬石於京師十三年河漕通始罷海運正統七年命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艘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倉顧歲有踈虞天順二年以大河衛百戶閔恭言命都督僉事宗勝等發軍夫萬餘開小直沽新河達薊州延亘四十里舟行無虞成化末年更造河漕淺船弘治十八年舟壞運廢正德間海運復通商賈貿易絡繹不絕迨劉瑾用事船料乾沒不復修治由是山東改折由山海陸運入遼海運遂廢先是山東青州諸府輸花布于遼東徵浙江江西湖廣福建諸省造海船

銀六萬兩既花布議折而征銀如故嘉靖三年工部
侍郎吳廷舉始論罷二十九年會議遮洋總船額定
二百八中隻餘悉停造薊州倉海運儲糧二十四萬
石原折四萬石後漸改折一十八萬石止存本色六
萬石三十四年令本折相半載入議單三十七年遼
東饑從撫臣議開天津海道其後島民爲梗盡徙其
民塞下而復禁之又因給事中胡應嘉言裁遮洋一
總併入山東江北諸總隆慶二年順天巡撫劉應節
以永平西門直抵海口至天津凡五百餘里可通漕
議令永平通判及指揮募縣民習知海道者與俱至

天津領運同原運官軍駕海舟出大洋至紀谷莊更
小舟運至永平倉部議故事惟薊遼有遮洋總而無
永平海運今驅漕卒有不測之險於計不便即如撫
臣言請以山東河南額派薊鎮漕折色十萬石改本
色運至天津交永平通判指揮領運不必同原運官
軍其沿途轉撥入倉工費如漕規扣給以原撥永平
民運及太倉所發年例如數抵運薊州帝從之先是
山東副使王獻請循元人遺跡於膠萊間開河渠一
道舟由淮安達天津詔從其議開鑿將畢會獻去官
罷役至是議者請修王獻未竟之役因其故開新河

令江南之糧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口馬家灣麻灣口至海倉口徑抵直沽天津止一千六百里半由河道其海道亦止海套不入大洋惟馬家灣分水頗二處開鑿爲難遣科臣勘報以河水無源下多沙磧功力難施勞費無益而止四年月河決小河口宿遷至徐州淤三百里而坡顧爲河漕艘漂沒八百溺死漕卒千餘失米二十四萬六千六百餘石河道都御史萬恭復開膠河浮沙百里旋開旋塞其頑石粗礫不可鑿者五十里有奇議遂寢明年九月戶科給事中宋良佐山東巡撫梁夢龍先後疏陳復遮洋一總

又自淮安膠州各運米入海出天津部議復遮洋勅
漕司量撥糧一十二萬石自淮入海山東布政使王
宗沐主海運甚力遷為總督漕運因條陳七事帝皆
從之時議運一十二萬石宗沐復增二十四萬會言
官彈宗沐羅補漂沒罔上飾聽部議持之歲止以一
十二萬石為額萬曆改元海運至即墨福島暴風雨
漂沒米數千石壞船十隻淹死軍士水手一十五人
於是戶科都給事中賈三近巡倉御史鮑希顏山東
撫按傅希摯俞一貫交章論海運非便乃罷宗沐又
請復遮洋總從之三年劉應節等又請疏膠萊河以

通海運于是言海運河運者聚訟不已部議海運規畫既備如河道不梗即從河運不然即舉行海運衆論乃息十四年遼東饑復行海運十九年倭彝侵據朝鮮遂嚴禁四十四年山東巡按王雅重以登萊歲荒請海運言國初舊制山東遼東原係一省山東糧餉布花命鎮海侯吳禎總舟師萬人由海渡遼以給軍需至永樂四年平江伯陳瑄督餉道登萊抵旅順口歲以爲常弘治正德以後廢復不一竊謂通之足濟遼之窮後二年遼東督臣請糴遼穀餉遼帝初以山東海運繁費命停止至是東撫又奏海運別道自

登開洋望鐵山西北口歷羊頭澳長行島北信口深
并蓋州剝運百二十里至娘娘宮陸運百八十里至
廣寧百六十里至遼石費一兩帝可之天啓七年十
二月海運糧抵泊南海口驟風壞舟二十四失米萬
餘崇禎元年以遼餉急議截漕外搜近倉米共足五
十萬石益春運募民船出海三年八月寧錦運入海
口爲我

大清兵焚燬殆盡五年天津巡撫鄭宗周言關鮮海
運從來自三月清明至九月重陽止以秋高風猛鯨
鯢鼓浪覆舟必多也今却咨云秋濤洶湧宜避者不

過重陽前後數日此外當月發五千石是十月不慮
履霜十一二月不虞凍阻正二月不俟冰泮矣而可
乎鮮運遼遠險阻尤多請仍三月裝糧四月開船五
月抵鮮六月回空歲運一次於時帝因漕運梗塞以
五萬石試行海運洎達議者以爲利總兵黃階恩請
開膠萊河地以爲分水嶺春四十里建倉盤剝南自
淮河抵膠北自海倉抵津計日直達津撫馮元颺請
復總運之法給事中曾應遴請鑿養魚池以通海南
避成山之險皆未及見諸施行